

目 录

幽 灵	张会森 译 (1)
够 了	张会森 译 (37)
狗	张会森 译 (51)
叶尔古诺夫中尉的故事	张会森 译 (68)
旅 长	张会森 译 (108)
不幸的姑娘	张会森 译 (135)
奇怪的故事	张会森 译 (229)
草原上的李尔王	张会森 译 (253)
笃.....笃.....笃.....	陈智仁 译 (339)



幽 灵^{*}

(梦幻故事)

一刹那……那神奇的童话不见了——
心灵重又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遐想……
——费特^①

* 最初发表于《时代》杂志 1864 年 1~2 期。副标题为“梦幻故事”。1861 年 10 月动笔，1863 年成稿于德国巴登—巴登。在付梓之前曾寄给友人 П·Б·安年科夫，征求他的意见。同时还征询过诗人费特、文学家波特金等人的意见。除安年科夫外，其他人都持否定态度。安年科夫认为这篇贯穿着悲观主义思想情绪的《幽灵》，是屠格涅夫在他艰难的过渡时期的“心灵自传”，是“艺术家的心史”。屠格涅夫在给波特金的信中也承认：“《幽灵》确实是处于过渡时期的我的沉重与阴暗心态的产物。”安年科夫敏锐地指出了屠格涅夫在 60 年代初期，由于与《现代人》杂志决裂、离开民主派阵营所经历的思想危机。但他仍然建议作者把《幽灵》拿出来发表——只要它能受到一小部分真正理解其艺术价值的人士的欢迎就行，而不必理会社会舆论做何评论。小说刊出后，被指责为“暗含着政治倾向”，“离开了俄国进步文学的立场”，但梅里美将它译成了法文。

① 费特 (1820~1892)：俄国著名抒情诗人，屠格涅夫友人之一。其诗歌常带有神秘主义色彩。

我久久不能入睡，老是辗转反侧。“让这些关于旋转的桌子的胡思乱想见鬼去吧！”我寻思道。“只会使神经紊乱……”我终于打起盹来。

突然间我觉得，好像房间里发出了琴弦的响声，声音微弱，如泣如诉。

我抬起了头。月亮低悬在空中，直视着我的眼睛。白垩似的月光映在地板上……那奇怪的声音又响了一次。

我拄着臂肘侧起了身子。心里感到一阵微微的恐怖。过了一分钟，又一分钟……远处有只雄鸡打起鸣来；另一只雄鸡在更远的地方唱和着。

我把头放在枕上。“真是够呛，”我又寻思起来，“说不定会耳鸣的。”

过了一会儿我睡着了——也许是我觉得我睡着了。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我觉得我躺在我的卧室里，躺在自己的被子中。我没有睡，甚至眼睛都没合上。听呀，那声音又响起来了……我转过身来……地板上的月光开始慢慢上升，变直，上面稍稍变圆……在我面前，仿佛是笼在雾中，一动不动地站着一个白色女人。

“你是谁？”我打起精神问道。

一个声音回答着，那声音宛如树叶飒飒：

“是我……我……我来找你。”

“找我？你是什么人？”

“夜里你到树林的拐角去，那里有棵老橡树。我在那儿等你。”

我想仔细打量一下这个神秘女人的面容——不料我猛然打了个寒战：一股寒气侵袭了我。现在我已不是躺、而是坐在被窝里



——而那里，在那幽灵站过的地方，现在是一条白色的月光长长地映在地板上。

2

白天好歹总算过去了。记得，我曾拿起书来阅读，拿起笔来写作……但干什么干不下去。夜幕降临了，我的心蹦蹦跳，好像是等待着出什么事。我躺下来，脸朝着墙。

“你为什么没有去？”房间里有人在悄声问。

我迅速回过头来。

又是她……又是那个神秘的幽灵。呆滞的脸上一双呆滞的眼睛——目光里充满了悲哀。

“你要去！”又是悄声细语。

“我去，”我带着不由而生的恐惧回答道。那幽灵轻轻向前晃了一下，全身混成一团，像烟雾一样轻盈地波动起来，——于是月亮又平和地映白了光滑的地板。

3

我心绪不宁地度过了白天。晚餐时我差不多饮了整整一瓶酒，走出房门到门阶上，本想散散心，但旋即返回房中，躺在了床上。我周身的血令人难受地涌动着。

又听到了声音……我浑身抖了一下，但并没有回过头去观望。突然我感到有人从身后紧紧地抱住我，对着我的耳朵絮语：“你来吧，来吧，来吧……”我吓得全身颤抖起来，呻吟着说：“我去！”说完就坐了起来。

那女人倾着身子紧站在我的床头。她微微一笑就消失了。可是我这当儿看清了她的面孔。我觉得我好像以前看见过她；但在

什么地方？又是什么时候呢？我起床很晚，整天在田野里游荡，去过那棵老橡树跟前，观望了树的周围。

傍晚时我在自己书房敞开的窗旁坐下来。管家的老妇在我面前放了杯茶——但我一滴未沾……我老是感到莫名其妙，不住地暗暗自问：“我是不是理智不清了？”太阳刚刚落山，不光是天空变得一片通红，整个空气都突然间透着几乎是不自然的夕照颜色：树叶和草好像是涂上了一抹亮漆，一动不动；在它们的石头般的呆滞之中，在它们的刺眼明亮的轮廓之中，在这强烈的光亮和死一般寂静的结合之中，有着某种奇怪的、神秘莫测的什么。一只相当大的灰色的鸟，突然毫无动静地飞来，落在了窗边……我看了看它，它也侧着它那黑色的圆眼看了看我。“是不是打发你来提醒我去林边？”我暗自想道。

那只大鸟立即挥动起它那柔软的翅膀，跟飞来时一样无声无息地飞走了。我在窗旁又坐了好久——但我并没有去思索那困惑不解的情景：我好像是中了魔——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尽管并不很强烈的力量要把我的魂引走，就像在瀑布泻下来之时水流要把小船冲走一样。我终于浑身抖了一下，醒悟过来。落日的余晖早就消失殆尽了，一切的色彩都变暗了，那魔法一般的寂静也结束了。微风吹拂起来了，月亮在发蓝的天空中显得越来越明亮，——很快树叶在月亮的冷光中闪动着银与黑的色彩。我的管家老太掌着点着的蜡烛走了进来，但窗口吹来一阵风，把烛光吹灭了。我再也坐不下去了，站起身，戴上帽子，向林边那棵老橡树走去。

许多年之前，这棵老橡树遭到过雷电的袭击；树的顶部给击断了，但树还活了下来，它已活了几百年。当我走近这棵老橡树



时，一块阴云遮住了月亮，老橡树的宽阔的枝叶下面显得很黑很暗。起初我没发现任何特别的东西，可是当我往一边一望——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一个白色的身形一动不动地站在一丛高大的灌木旁，在老橡树和树林之间。我的头发轻轻拂动起来，但我还是打起精神向树林走去。

是的，这是她，我那深夜来客。当我走到她身旁时，月亮重又光亮起来。她仿佛是用半透明的乳白色的雾造成的——透过她的脸我看见了树枝被风轻轻摇曳——只是头发和眼睛微微发黑，她的交叉起来的手上，有个手指戴着一只细窄的戒指，发出暗淡的金色。我在她面前站了下来，想说话，但我的声音滞留在胸中了，尽管我已经没有什么恐怖的感觉。她的眼睛注视着我：那目光表现出来的不是悲哀，也不是喜悦，而是一种没有生气的注意。我等着她张口说话，但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默默无语，只是用她那双眼死盯着我。我又感到害怕了。

“我来了！”我终于抖起精神喊道。

我的声音显得喑哑和奇异。

“我爱你！”我听到悄悄的回答。

“你爱我！”我惊诧地重复了一句。

“把身子交给我。”又是一声悄悄话。

“把身子交给你？可你是个幽灵呀，你没有躯体啊。”我不知怎么来了精神，“你究竟是什么？是烟，是空气，是雾？委身给你！你先回答我：你是谁？你地上生活过吗？你是从哪里来的？”

“把身子交给我。我不会伤害你。你只要说出一句话：带我走。”

我看了看她。“她这是说的什么呀？”我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她怎么带我走？也许是想试试？”

“好吧，”我说。好像有人从后面推了我一下，我突然大声

说：“带我走！”

我刚说出这句话，那神秘的人形就暗中笑了一声，使得她的脸孔刹那间颤抖了一下。只见她向前一动，双手分开向我伸了过来……我本想闪开，但我已经在她的控制之下。她抱住了我，我的身体离开地面有近半米高——于是我俩就平稳地、并不太快地在静止不动的湿草上方飞翔起来。

5

一开始我的脑袋发晕，我不禁闭上了双眼……过了片刻我又睁开了眼睛。我们依旧飞翔着。但是树林已经不见了，我们身下是上面布满黑点的平原。我恐惧万分地认定：我们已上升到可怕的高度。

“我是落到撒旦的手中了。”我脑子里闪过这么个想法。在这之前我还未曾想到我是中了邪，有可能死亡。我们飞呀，飞呀，似乎飞得越来越高了。

“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终于呻吟地问道。

“到你想去的地方。”我的女伴回答道。她全身紧紧地偎着我，她的脸几乎贴在了我的脸上。不过我刚刚感到她的接触。

“把我放到地上去，这么高我不好受。”

“好吧，只是你要闭上眼睛，别呼吸。”

我听从了她的话——于是马上就感到像个落石似的往下落……空气在我的头发中嘶嘶作响。当我醒悟过来时，我们又在地面上头徐徐飞翔了，竟然触着了长得很高的青草的叶梢。

“让我站在地面上，”我开口说，“这么飞有什么意思呀？我又不是鸟。”

“我以为你飞着很愉快呢。我们没有别的营生。”

“你们？你们是什么呀？”



没有回答。

“你不敢告诉我，是吧？”

一种如泣如诉的声音在我耳中响起，这声音跟第一夜唤醒我的那个声音一模一样。与此同时我们继续在湿润的夜空中轻盈地行进。

“放下我！”我说。我的旅伴轻盈地离开了我——于是我就站在了地上。她站在我的面前，又把双手合在一起。我镇静下来，看了看她的脸：她的脸依旧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悲伤。

“我们是在哪里？”我问。我不认得四周的地方。

“离你家很远，但是眨眼间就可回到那里。”

“怎么个回去法？又得听你的？”

“我没对你做什么坏事，也不会做。我们只是在天亮之前飞翔，如此而已。我可以把你带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可以到天涯海角。听我的安排！你还得说一句：带着我！”

“好吧……带着我！”

她又贴在了我的身上，我的双脚又离开了地面——我们又飞了起来。

6

“去哪儿？”她问我。

“一直往前，往前。”

“但这儿是森林呀。”

“飞到森林上方——只是慢点儿。”

我们像一只山鹑飞上白桦树那样，向高处飞去，然后径直向前飞行。我们脚下面掠过的不是青草，而是树顶。从上面看森林，看它那被月光照亮的长满鬃发的背脊，真是妙不可言。森林好像一只巨大的睡着了的野兽，用广阔的不休止的飒飒声伴随着

我们，那树叶的飒飒声很像是含糊不清的海涛声。有时我们下面出现面积不大的林中草地，草地的一边倒着一条黑色的锯齿形影带，相当好看……兔子时而哀怨地在下面叫唤；而树上则有猫头鹰同样哀怨地啼鸣；空气中有香菇、蒿芽、独活草的气味；月光洒向四面八方，给人一种冷峻之感，有几座星宿在我们头上闪烁。现在森林越过了，田野里伸展着一条雾带：那是一条河。我们在河岸的一侧飞翔，我们下面是被露水打湿了的纹丝不动的灌木丛。河面上波浪泛着蓝光，有的地方滚着黑浪，好像怒气冲冲；有些地方河面上升起稀稀的蒸气。盘状的睡莲，处女般敞开它们那盛开的白色花瓣，好像它们知道没有人能触及它们。我顿生采摘一朵的念头——我已经置身于平静如镜的河面的尽上头了……当我摘下一大朵含苞欲放的花蕾时，一股潮气扑在我的脸上，很不好受。我们开始从这岸飞向另一岸，就像不时被我们惊醒并追逐我们的小滨鹬那样。我们常常惊扰一窝窝栖息在芦苇间干净地块上的野鸭，但是它们并不动弹，只有一只野鸭匆匆地把脖颈从翅膀下伸出来，看了看，然后又急急忙忙地把嘴伸进茸茸羽毛中；还有一只野鸭小声叫唤了一声，好像全身还稍微抖了一下。我们惊醒了一只鹭，它从树丛中钻了出来，动了动双腿，笨拙地扇了扇翅膀，它那样子我觉得真像个德国佬。任何地方都不见有鱼溅水——都在睡觉哩。我开始习惯于飞翔的感觉了，甚至还感到了惬意。我想每位夜里梦中常飞行的读者都能理解我。我以很大的注意力打量起这个开恩使我能做这种难以置信的飞行的奇异造物来。

这是一个长着很小的、非俄罗斯人脸庞的女人。呈微灰色，发白，半透明，带有稍能看出的轮廓。那张脸使人想起雪花石做



的、内部照明的花瓶中的人形，而且又一次使我感到似曾见过。

“可以跟您谈谈吗？”我问。

“说吧。”

“我看见你手指上戴着戒指。这么说，你在地上生活过——你曾嫁人？”

我打住了话头……没有听到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或者你过去曾经有过名字？”

“你叫我爱丽丝吧。”

“爱丽丝！这是个英国名字！你是英国人？你以前认识我吗？”

“不认识。”

“那你为什么找的是我？”

“我爱你。”

“你满意吗？”

“是的。我们一起飞翔，一起在空中转悠。”

“爱丽丝！”我突然说，“你也许是个犯罪的、被判刑的阴魂？”

我的旅伴的头垂下了。

“我不明白你的话，”她悄声说。

“我以神的名义恳求你……”我又开口说。

“你说什么呀？”她困惑不解地说，“我不懂。”我觉得那只像冰凉腰带一样揽着我的腰身的手轻轻动弹了一下。

“不要怕，”爱丽丝说道，“不要怕，亲爱的！”她的脸转了过来，向我的脸靠近……我感到我的嘴唇上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是被轻轻地又柔和地蜇了一下……那些并不凶恶的水蛭都是这么蜇人的。

我往下面望了一眼。我们已经又上升到一个相当高的高度。我们从一座我不知道的县城上空飞过，那座县城位于一个宽阔的冈坡上。在黑色的木制房盖和果园中间竖立着几座教堂，在河的转弯处有一架发黑的桥。一切都沉默了，陷入了梦乡。教堂的圆形顶和十字架，好像是闪着无言的光泽；高高的井杆默默地伫立在爆竹柳圆圆的树帽旁；暗白的公路像一支狭窄的箭默默地插进城市的一端——又默默地从另一头伸向单调的昏暗的辽阔田野。

“这个城市叫什么名字？”我问。

“……索夫。”

“……省的……索夫市？”

“是的。”

“我离家可太远了！”

“对于我们来说无所谓远近。”

“真的吗？”我突然产生了勇气。“那你带我去南美洲吧！”

“去美洲可不行。那里现在是白天。”

“咱们原来是夜间行动的鸟呀！好吧，咱们随便去个可以去的地方吧，只是越远越好。”

“那你闭上两眼，别呼吸。”爱丽丝说，于是我们就以旋风的速度飞行起来。空气带着惊人的响声冲击着我的耳鼓。

我们停了下来，但是那响声未停。相反，它竟变化为一种吓人的咆哮，如滚滚雷鸣……

“现在你可以睁开眼睛了。”爱丽丝说。



我听从她的吩咐……天哪，我这是在哪里呀？

我们的头上是沉甸甸的烟状的乌云。这些乌云拥挤着，奔跑着，活像一群凶暴的怪物……而那里，在下面，则是另一个怪物：狂怒的，正是狂怒的大海……波涛的泡沫痉挛地泛着光，在海面上形成一个个丘陵，乱蓬蓬的波浪带着粗野的吼声撞击着巨大的、漆黑的岩石。风暴在狂吼，激烈动荡的大海发出冰凉的呼吸，拍岸巨浪沉重地拍击着海岸——那声音时而像号泣，时而像遥远的大炮的轰鸣，又像钟声——赤裸裸的海岸发出撕人心肺般的尖叫声，看不见的海鸥间或突然鸣叫，模糊不清的天边像船体在摇晃——到处是死的恐怖，死的恐怖……我的脑袋晕起来了，于是我又恐惧地闭上了双眼……

“这是什么？我们是在哪里？”

“在怀特岛^①南岸，布拉可汉岩石的前面，这里常常有船被海浪击毁。”爱丽丝说，她这回说得特别清晰，我感到她说的时候带有幸灾乐祸的口吻。

“带我离开这里，离开这里……我要回家！我要回去！”

我全身蜷缩起来，用双手紧紧地捂住脸……我感觉到，我们飞得更快了。风已经不是在哭泣，在呼啸，——风在我的头发间，在我的衣服里尖叫……我好像魂不附体……

“用双脚站定，”爱丽丝吩咐道。

我尽力控制自己，控制自己的意识……我感觉到脚板下是土地，但什么也听不见，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已死寂……只有太阳穴感到血在不平稳地蹦跳，我的脑袋里天昏地暗，微微发响。我站

^① 英国南岸拉曼什运河中的一岛，1860年屠格涅夫曾在此岛上小住。

直了身子，睁开了双眼。

10

我们站在我家池塘的岸上。在我的正前面，透过爆竹柳的尖叶隐约可见广阔池塘的如镜的水面，池塘上某些地方飘着纤维状的雾。右边是发暗的燕麦地，左边耸立着花园里的一棵棵大树，那些树一动不动地挺立着，呈灰色……早晨已经开始呼吸了，在洁净的灰色天空中有二三条烟状的云在浮动，那云显得略带黄色——原来朝霞还很微弱的光芒不知从哪里落到了它们身上，眼睛还不能在发白的天穹上看清朝霞应在的地方。星星在逐渐消失，什么都没有动静，尽管此刻在晨晖中大自然的一切都在苏醒。

“早晨！早晨来了！”爱丽丝在我的耳旁叫道……“再见吧，明天见！”

我转过身来……她轻盈地离开了地面，从我身边飞起——突然间她把双手举过头顶。她那头、双臂，还有肩膀，刹那间放出了肉色的暖光，她那黑黑的双眸闪了一下活人般的光芒。一丝泄露内心满足的微笑牵动了红晕的双唇……一位美丽动人的女人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但是，仿佛是昏厥了似的，她的身影往后一倾，马上就同雾气一样消散不见了。

我惊呆了。

当我清醒过来时，我再睁眼一望，我觉得，那幽灵身形上淡红的肉色好像还没有消失，还存在于我周围的空气中……这是朝霞在燃烧。我突然感到极度疲乏，于是就起步回家了。走过禽舍时我听到雏鹅清晨第一声嘎鸣（家禽中它们醒得最早）。房顶的各个角落都停有一只穴鸟——它们都在默默地清理着羽毛，那动作在乳白色的天空中清晰可见。它们时而一齐飞起，飞一阵子之后又一齐落下来，不啼不叫……从不远的林中两次传来刚刚飞入



被露水打湿、长满浆果的草丛中的草鹬沙哑而清新的叫声……我全身微微打着寒战，走进卧室，一头躺下，很快就酣睡起来。

11

第二夜，当我向老橡树走去时，爱丽丝飞着向我迎来，就像迎一位熟人似的。我没有像昨天那样怕她，我几乎是很高兴她的到来，我甚至没有去动脑筋思考我这是出了什么事。我只是想远点儿飞，去我感兴趣的地方。

爱丽丝的手又抱住了我，我们又飞起来了。

“咱们去意大利，”我对着她的耳朵小声说。

“随你去哪儿，我的亲爱的，”她庄重而轻声地回答——说着又庄重而轻盈地把自己的脸转向我。她那脸孔我觉得并不像昨夜里那样透明了。她那脸面显得更有女人气，更好看了，使我想起朝霞乍起时分手前的那个美丽动人的形象。

“今夜是个长夜，”爱丽丝说，“很少有这么长的夜，三十……有七次……”

有几个词我没听清。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他时候看不到的景象。”

“爱丽丝！”我哀求道，“告诉我，你究竟是什么人？告诉我吧！”

她默默地举起了她那长长的白皙的手臂。

在黑暗的天空中，在她手指所向的地方，在繁星之间，一颗彗星掠过，宛如一条微红的线。

“我怎么理解你的意思？”我说，“或者你就像这颗彗星飞翔在星体和太阳之间一样，你在人……和什么之间？……飞来飞去？”

但爱丽丝的手突然捂上了我的双眼……好像有一股来自潮湿

盆地的白雾卷住了我的周身……

“去意大利！去意大利！”我听见她悄声说，“这个夜是个伟大的夜！”

12

我面前的雾消散了，我看到身子下面是一个辽阔无垠的平原。但只是根据那触及我脸颊的温暖而柔和的空气，我就明白了我不是在俄罗斯，这儿的平原也不像是我们俄罗斯的平原。这是一个广袤的晦暗的空间，看起来没有长青草，上面什么也没有长。我看到，在那平原上，这里或那里，很多地方，宛如镜子的碎片，闪着静水。远处模模糊糊地现出一个无声无息的静止不动的海。硕大的星星在美丽的云朵的间隙眨着光，处处听得见成千上万只生灵组成的不停息的、但终究是不大响的大合唱——太美妙了，这个令人振奋又令人欲睡的声音，这个荒漠之夜的声音……

“庞蒂沼泽。”^① 爱丽丝说。“你听见蛙声了吗？闻到硫的气味了吗？”

“庞蒂沼泽……”我重复了一句，心中顿生一种恢宏的凄凉感。“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带到这凄凉、荒无人烟的地方来？咱们最好飞往罗马。”

“罗马很近了，”爱丽丝回答说，“做好准备！”

我们降下来，顺着一条古老的拉丁大道飞。一头水牛从泥潭中慢慢抬起它那毛发丛生的怪物似的大头，它的两只向后斜弯的大角间长着短硬的鬃。水牛侧着它那毫无意义凶狠的白眼，沉重地用湿辘辘的鼻孔打了个响鼻，好像是嗅到了我们的气味。

^① 位于罗马东南。



“罗马，罗马就在前面了，”爱丽丝悄声说，“看哪，往前看……”

我抬起了眼睛。

夜空的边际那是什么在发黑？是大桥的高拱吗？它下面是什么河？为什么那桥有的地方断了？不，这不是桥，这是条古代的引水渠。周围是神圣的坎帕尼亚^①大地。而在那里，在远方，阿尔巴尼亚山脉的顶峰和古老的引水渠的灰白的背脊，在刚出来的月亮的光照下微微闪亮着……

我们突然又拔高了，悬在一座偏僻的废墟前的空中。谁也说不清这废墟从前曾是什么，是陵墓，殿堂，高塔……？它已被黑色的常青藤死死地缠住——而下面是个半毁的石拱，好像是一个大张着的兽嘴。四壁的大理石镶壳早就脱落了，在剩下的紧紧砌在一起的碎小石块那里有股强烈的地窖的气味扑向我的脸上。

“在这儿，”爱丽丝说着举起一只手，“在这儿！你要大声地连说三遍一位伟大罗马人的名字。”

“那又怎样？”

“你会看见他的。”

我沉思了片刻。

“神圣的朱立斯·恺撒！”^②我突然喊道，“神圣的恺撒！”我又拖长声重说了一遍：“恺撒！”

13

我的喊声刚刚消没，就听见……

① 意大利南部一地区。

② 恺撒（公元前 100～前 44），罗马统帅和国务活动家。从政初期支持民主派，公元前 60 年任罗马执政官，公元前 49 年依靠军队夺取独裁大权，实际上成为君主，后被共和派杀害。

我难以言喻我听到的究竟是什么。一开始我听到的是模糊不清的、耳朵刚能捕捉到的、但不断重复的阵阵号角声和击掌声。令人感到，好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一个无底的深渊里由无法计数的人组成的群体突然动了起来。这群体由下往上行动，越来越高，群情激昂，互相叫喊。不过那声音刚能听得见，仿佛是来自一个梦境，来自一个多少年来压抑着人的梦中。后来空气流动起来，并在那废墟上面变黑变暗了……我开始似乎看到影像，千千万万的阴影，千千万万的轮廓，忽而圆圆的像是头盔，忽而长长的像是长矛，月光被这无数的头盔和长矛发出的闪闪发蓝的回光给粉碎了——这个群体，这支大军越来越近了，如潮水般涌了过来……难以言喻的紧张气氛，那种紧张劲儿足以惊起整个世界。但是看不清任何一个形象……突然间我觉得，好像一阵惊悸掠过周遭，仿佛巨浪往两边退去，分出了一个通道……“恺撒，恺撒来啦！”^① 人群传出了这种声音，而那声音就像暴风雨突然袭击了森林时树叶发出的声响……接着是一阵闷雷响过——一个苍白的人头，神情威严，头戴桂冠，眼睑下垂，一个君王的头慢慢地从废墟后面升起……

我找不出言词来表达我心中的恐惧。我仿佛觉得，只要这个人头睁开他的眼睛，张开他的嘴唇，我马上就会吓得死过去。

“爱丽丝！”我呻吟道，“我不想，我不能，我不需要罗马，这个粗野、吓人的罗马……我们离开这儿，离开这儿吧！”

“胆小鬼！”她小声说了一句，于是我们飞走了。我还来得及听到我们身后罗马军团钢铁般、雷鸣般的喊声……后来就一切都黑暗了。

① 原文为拉丁文。